

老城记忆 童年时光

丁晓东(缙云)

五月初夏的周末 ,接到丽水一个朋友的电话 ,说陪一个诸暨同学到缙云老城寻找儿时的记忆。这同学叫朱军 ,因父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在缙云工作 ,他的童年是在缙云老县城度过的 ,自七十年代随父母回到诸暨后 ,就再没有到过缙云。

漫步在老旧的石板路上 ,我陪着朱军来到老城。我们沿着胜利街走到十字街头 ,指着街口的一家小店 ,回头对朱军说：这家三角店当年是酱油店 ,小时候我经常在这里打酱油哦。 对！就是这里 ,记忆中的老街和十字街口！我小时候也经常过来打酱油的！我家就在离这不远的一条小巷里。他激动地回忆起来。咦？难道我们曾经是一个院子里的发小？生活真的如此巧 ,世界就这么小吗？听我这样一说 ,我们马上与双方父母进行了电话确认 ,竟然真是 50 年前一个大院里的邻居 ,难怪我一见他就感觉如此亲切。

我们一起来到当年的小巷和院子旧址 ,遗憾的是这里早已被拆除 ,并建成老百货大楼了。朱军年纪比我大 ,记得儿时趣事比我多 ,他还依稀记得我和姐姐小时候的模样。那时候院子里小孩很多 ,小孩子的玩耍方式也都是自己找乐 ,滚铁环、扔沙包、踢毽子、跳皮筋、抓知了、跳方格、好溪中游泳摸鱼等等。总之 ,童年的记忆平淡而温馨。

记忆的阀门打开了 ,经过岁月的打磨和冲洗的老街是如此亲切。这些青石板上 ,尘封着我们屁股擗灰长大的印迹。记忆会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模糊不清、面目全非 ,但有种感觉我却历久弥新 ,一直深深镌刻在心灵深处 :穿过幽深的石板小巷 ,风里送来的桂花香若有若无 ,缥缈得好像远处传来的笑声 ,仿佛一直走在时光里。

小巷和老院子是我出生后居住的第一个地方。院子就是一个小天地 ,都是二层的老砖房 ,邻居们来自五湖四海 ,每户人家只有一间房间(最多两间) ,我家在靠南的一楼。那时院子里热闹极了 ,有事吆喝一声 ,全院子的人都听到。刚开始 ,院子里没有厨房 ,大家烧饭都在走廊上 ,使用小炭炉。后来 ,造了一个集体大厨房 ,里面垒起一个个柴火灶 ,你家炒个豆荚、她家烧个土豆、我家煮个面条 每天大家在一起烧饭 ,聊着家长里短 ,热热闹闹的 ,可有意思了。

我是院子里最小的孩子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都特别疼我 ,有好吃的都要给我尝尝 ,还特别喜欢逗着我玩。尤其是丁莉姐 ,平时总是抢着抱我背我。后来 ,大人们还常常会边开玩笑边说这样一件趣事 :在我十个月的时候 ,院子里空地上准备造个房子 ,当时我已经学会走路了 ,一个人在院子里搬着块砖头开心地走来走去 ,丁莉姐看到后兴奋了 ,满院子反复喊着：瞧！我的弟

弟多厉害！十个月能抱着砖头走路了！因此 ,丁莉姐的父母也成了我的爸爸妈妈 ,一直到现在。

墙角的蟋蟀 ,把秋唱黄 ,几声晚蝉 ,把秋水叫凉。老院子门缝里出来暖黄的灯光 ,散落的叶子铺在门边 ,墙角靠着稀松的扫帚 ,却不去动它 ,任由叶子像一朵朵自由行走的花 ,落下来 ,它们随着时光更迭 ,黄了绿 ,绿了又黄。大家摇着蒲扇 ,任月光穿过老槐 ,紧紧地裹着老院 ,躺在石台上 ,斜斜地躺在倚窗的竹椅上 ,孩子们满院子开心嬉闹着。而今 ,这样的情景永远没有了 ,大院已经不在 ,院子里的小伙伴也都各奔东西 ,但儿时最美好的瞬间总是那么难忘 ,特别是最疼我的丁莉姐和她在缙云中学舞台上表演的向阳花舞蹈 ,记忆如此深刻 ,仿佛就在昨天。

静美的时光流过童年 ,在朱军一家搬走回诸暨后 ,我们也搬家了。我们搬到了县委大院 ,古树、老井、黑暗的走廊和后门的剧院巷 ,一起见证着时代的变迁。第三次搬家是入住金井巷 1 号 ,在这条著名的石城第一巷 ,我们家一住就是 30 年。

每天 ,我穿过幽深的小巷 ,踏着石板路上学 ,又踩着石板街回家 ,现在还依稀记得当年戴着红领巾、穿着绿军装和戴着红领巾章与红五星走在石板街上的情景。破旧的石板路上 ,写下了多少童年的记忆 ,深邃的街巷中 ,蓄积了多少动人的故事。一座城市 ,最能展现它独特魅力的 ,不是高楼大厦 ,而是老街弄巷。

光阴似水一般悄悄流过 ,我们深深叹息这曾经给我们带来过温馨眷恋的地方 ,更有父母养育我们的点滴故事 ,记载了我们童年的欢笑与忧愁 ,而一切都已湮没在历史长河里。

砖瓦屋、老院子、旧光阴 ,皆是内心深处不能泯灭的情结。每当我在一个地方遇到小巷和青砖老院子 ,常常不经意停下来 ,终于知道这份熟知与感动从何而来。从何而来呢？这情结 它是来自于我年幼时不完整的印象 ,来自我的内心深处萌生的喜欢。

儿时的小巷和大院就是这样悠静、闲散 ,在记忆深处 ,把一个个不同的日子串成一个经过时光打磨仍然散发光亮的珠串。忽然间 ,我担心 ,如果不把我知道的老街老巷老院子告诉给我的孩子 ,或者孩子的孩子 ,他们能读懂这古老的街道吗？能感受这里的快乐与悲哀吗？因此 ,我努力把美好的瞬间记录下来 ,并将这珠串呈献给朋友们 ,希望为老城保留一点微小的记忆。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雨巷、一处院子 ,是一块属于自己的自留地。它在我们的乡愁里 ,在人们的记忆深处 ,无论外面的世界多喧嚣多繁华 ,它总能温柔我们内心的时光 ,怀念那段岁月

遇见当美好

陈金中(缙云)

五月的风如绿丝沾露 ,温软清甜。鸟鸣如好溪含水 ,温婉清澈。

没有征兆 ,上午十点突然接到缙云诗人丁晓东电话 ,说诗人流泉一行 ,约半小时后到壶镇 ,要我在乐业大桥岔路口候之。

没有约定 ,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和说见就见的小聚 ,是我最喜欢的行事风格。

说实话 ,和流泉互加微信一年有余 ,几乎没有聊天 ,但我每天都会打开诗人的朋友圈拜读、学习和点赞。在他来壶镇之前 ,就久闻流泉诗人大名。一个月前 ,《流泉诗集》出版 ,我在微信求新书 ,没想到的是 ,仅过了两天时间 ,便收到流泉的两本签名诗集《流泉诗选》和《在尘埃中靠近》。我一直喜欢流泉的诗歌 ,那种内敛的执着和繁复的中年况味 ,深深触动内心。同样的中年心境 ,让我与流泉间顿然有了一种心与心碰撞的默契。彼此的陌生感渐渐消弭。

写诗多年 ,诗歌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在日常中歌吟我的悲欢 ,诉说我对新生活美好的期待。我的诗句构筑着我的信仰和坚持。我总是渴望能以诗歌去寻求与更多朋友的交流。前不久 ,流泉突然约了我几首诗 ,说是读后有感觉。我知道 ,这是他对我的一种鼓励。后来 ,我的这几首诗经流泉推荐发表在了《丽水文学》。我的作品第一次走进《丽水文学》这本被誉为丽水 人民文学 的刊物 ,可以说是一个新丽水人以诗歌这样的方式又一次与秀山丽水这一片热土相融入。

老家的冬天

随风(莲都)

去年冬天 ,因为寒流来袭 ,缙云的大洋山、景宁的敕木山还有莲都的白云山等地相继出现了雾凇和冰凌奇观。那晶莹剔透的冰挂 ,漫山遍野的冰花 ,素雅洁白 ,确实让生活在中国南方的人惊喜。朋友圈里的视频和照片也让我们感受到 ,丽水也是有冬天的。

那天 ,姐姐和我说 ,现在的人也是闲得无聊 ,那些有啥好看的 ,我们小时候老家不是一个冬天都是这样的吗？是啊 ,老家在龙南 ,也就是现在的国家风景区龙泉山脚下 ,我们都叫凤阳山。那里的海拔和缙云的大洋山差不多。冬天来得早 ,冬季时间长。常常是云雾缭绕 ,车子穿行在公路上 ,仿佛就在仙境里神游。山峦若隐若现 ,炊烟和云雾一同袅起 ,偶有几声狗吠和鸡鸣 ,方知此处是人间。这里山高水冷 ,农作物只有一季。这里的男人冬天都去江西等地的深山老林做香菇 ,来年的春天才回来。所以 ,女人和孩子们就守着漫长的冬天 ,伴着严寒。那时候的冬天特别冷 ,地里几乎没有蔬菜 ,都冻死了。阴天就起雾 ,下雨就是雪籽 ,即使晴天 ,太阳也是弱弱的 ,昨天刚融化的雪又成冰了 ,真正的雪上加霜。往往是前一次的雪还没融化 ,又下雪了 ,雪上加雪 ,越积越厚 ,屋檐下几乎天天都有冰凌挂着 ,可谓滴水成冰。那时候 ,房前屋后山上的毛竹和树木常常结满了冰花 ,也是雾凇吧 ,特别是毛竹 ,常年枝繁叶茂 ,下雨天 ,每一片叶子都挂了冰 ,难以承受其重 ,很多竹子就裂开或折断了 ,母亲就把这些竹子砍下来编篱笆或者当柴火烧。那时候下的雪也特别大 ,是鹅毛大雪 ,一团一团的 ,常常是早晨起来 ,门外已经是白茫茫一片 ,踩一脚就到膝盖。孩童时候不知愁滋味 ,也喜欢这景象 ,在雪上印手印 ,画各种图案 ,和姐妹们打雪仗 ,不亦乐乎！而母亲则看着山上那些折断的树木 ,想着怎么砍下背回来 ,因为那时候山是生产队的 ,树是生产队的 ,个人是不能随便砍的 ,只有这些被压断的树木是可以各自拿回家的。那时我们都还小 ,山上厚厚的积雪差不多淹了半个人 ,被踩过的雪很滑 ,一不小心就连人带树摔倒。每每这个时候 ,就很讨厌下雪 ,讨厌冬天 ,希望冬天快点过去 ,春天快点到来 ,希望父亲早点回家。

老家的冬天当然也有温暖的时候 ,那就是关紧门窗 ,全家人围着火炉烤火喝茶 ,偶尔还磕几颗南瓜子。厚厚的泥墙把风雪隔开了 ,白色覆盖下的炭火异常温暖。虽然不可能有大鱼大肉 ,但母亲那双巧手总会把简单的菜做得很美味 ,放小小的风炉上滚着 ,边上还有几碟出了名的龙南糟腌 ,一碗米汤就着咸菜嘻嘻呼喝着 ,从头暖到脚。天晴了 ,太阳出来了 ,全村人都出来晒太阳 ,屋檐下的冰凌开始融化 ,嘀嗒嘀嗒 往下滴水 ,大人晒着太阳 ,喝茶聊天 ,孩子们玩耍打闹 ,敲一根冰凌含在嘴里 ,抓一把雪塞进同伴的衣领

自从出来读书也就离开老家了 ,虽然城里到老家也就不到一百公里 ,但是气候完全不一样 ,在城里很少看到老家冬天的景象。后来又到了丽水 ,离老家也更远了 ,父母在的时候 ,一年总有几次回去看父母 ,冬天的时候 ,每当车子开到西凹那个地方 ,都会特别留意路旁是否有冰凌 ,因为这里海拔高 ,最容易结冰。只要看到那挂满冰凌的岩壁 ,还是非常激动 ,如同回到孩童时 ,必然停下车 ,掰下所有冰凌 ,尝一口透心凉 ,直到双手通红。

如今 ,老家已经越来越远 ,印象越来越模糊 ,但那幅冬天的画面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